

雲南雜憶

關文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十四

革除惡習孟母三遷

有一天戲院老闆給我送來包銀（薪水），點完了即順手放入床頭的一個小提箱內，這時候寇六爺、曹福永二位走來，我三人正在閒談，小孩子們走來走去的我並未注意他們，突然聽到小皮箱上的彈簧鎖響的聲音，「嗒」的一聲，即回頭看原來是小哈哈正趁我不注意，打開小箱預備拿錢時「哈哈」我這一聲，他的小手縮了出來，「這一回總算被我看見啦。」（我住的這間屋子本是兩間連通為一大間，一半睡覺，一半起坐用，床頭放着一個小箱子，內中放的是零用錢，這小傢伙全是在這箱子偷拿的，這根本沒數的錢，所以我不知道。）這回被我當場捉到啦，他傻眼啦，那曹、寇二位在旁助威，一吹一唱的嚇唬他說：「這不行，把他送到警察局關起來。」我說：「等會兒，由我先審問後再說。」又把三個女徒弟叫進來，又命小寶「去拿條大繩子來，把他綁起來。」

你別看小寶平時學戲不靈，這嚇唬這個小師

弟時，滿像那麼回事，說：「好，我去拿大繩子來」，筆者是怕小寶不小心把小傢伙臂膀弄傷了，故意說：「你不行，我親自來捆」，我真的把他兩隻小手向背後捆起來，問道：「你每次買東西的錢，是拿誰的？」這小傢伙說：「是拿您的。」誠恐他拿了別人的錢，故又逼問他，特別將嗓喊大：「小寶，去拿把刀來，把他的小耳朵割掉一個。」小寶撫着嘴不敢笑出來，我們這三個大人也強忍着不笑，小寶遞給我一把水菓刀，怕傷着他，以刀背放在他的左耳旁，我以左手拉他的左耳，問：「你說實話，有沒有拿別人的錢，你不說實話今天一定割掉你的小耳朵。」說着我以刀背在他耳朵上刮。

這次他真有點害怕啦說：「我實在沒拿別人的，因為您的錢總是不數，我拿您的好幾次啦，您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膽子大起來啦呀。」他接着又說：「小爸爸您不要把我耳朵割掉，以後任何人的錢我也不偷拿。」他說：「我敢發咒。」他說到這裏，猜他一定沒拿別人的錢，這才放心啦，我又向寇先生擠擠眼睛說：「好啦，他說

以後決不偷拿錢啦，這回饒了他。」我又訓了他一頓，把這厲害說給他聽。

這次好像是演話劇一樣，自此而後真根絕了這壞毛病，不過我爲了他，也學孟母三遷的故事，趕快找房子搬家，不住在這裏，他曾對他大師姐講：「小寶姐，我知道小爸爸才捨不得割掉我的耳朵，他實在疼我，對我好啦。」

小寶說：「你知道他疼你，你還偷錢？」小哈哈說：「以後決不再做這種事啦，好難爲情喔。」小寶說：「剛才小爸爸不是說了嗎，知過能改善莫大焉。」

自此很快租到了房子，每日加緊教他們唱戲，不論多難的戲，一教他就會，不單會得快，他們當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他還教他那幾個師姐呢，有時候他們就扮上戲，就在家演起來了，人員不足分配時，把房東的小女孩兒也拉來湊演一角，他也會教人呢，師姐們唸錯了字兒，他會替她們糾正，「這是尖字。」那房東劉先生家的小女孩，不知道什麼是尖字，他會同她分析「尖字的讀法，是以舌頭抵住了牙齒，發出來的音就叫做尖

字」。

鼻子開刀緊張萬分

打噴嚏的毛病，雖然在昆明比貴陽好得多了，但是仍未全好，此時正好有位德國的醫學博士李寶賓先生，開立了一家私人醫院，據說醫道很高，有許多人替他義務宣傳，說他如何如何的好，這個時候有位自來水廠廠長姓張，同我學戲，他的太太姓袁，也是名門閨秀，不單文學不錯，人也很好，套句女起解的戲詞來說「這樣的好人，連個兒子都沒有。」不但沒有兒子，連個女孩子全無。

他夫婦沒事可作，先生下了班不是吸鴉片煙，就是向筆者學戲，因他們見我時常打噴嚏，希望我到李大夫的醫院中檢查，是否能開刀，經檢查後說開刀後可以好，於是我向戲院內請了幾天病假，掛了號，雖然是小手術，但是開刀仍要家屬親人簽字方可，但筆者無有親人，雖然有那麼多人跟我生活，連一個親屬也沒有，就以張氏夫婦暫充親屬簽了字（因他們與大夫認識）。

在我未開刀前曾見一小女孩，因開鼻子沒開好，而將其鼻子兩孔之間的那道軟骨堵弄爛掉了，而原是兩個小鼻子眼，變成爲一個大鼻孔了，當時看了上去很感到不好看，因那個小孩的開刀，不是這位名醫李大夫給開的，是另外一家醫院，對我並未受到影響。

當我進入手術室，四下看了看，見一個大的不銹鋼盤子，裏面放着許多種刀子、剪子，另外一條玻璃上面有一條塗滿了藥的紗布，其長約有

一尺半長，寬也有一寸，厚約有半公分，（這是開刀後全塞進鼻子刀口內），坐上手術台，因這是小手術，僅局部麻醉，而把我的眼以布蒙住，且讓我自己雙手端着一個不銹鋼的如同腰子型狀的盤子，靠着鼻子之下，嘴唇之上按得十分緊貼着肉，那是怕出血流到別處去。

當時我不知道李大夫是怎樣放大了鼻孔，沒疼痛的感覺，僅聽見是剪了一剪刀，好像沒出多少血，我僅聽到兩小聲「嗒嗒」的聲音，大概是兩滴血落在盤子內，緊接着又聽見以銼子來銼我鼻子骨頭的聲音。

因爲鼻同耳的距離太近，顯得聲音特別大，大夫想要銼平剪過的地方後，方始將那預備的紗布藥物，塞進鼻孔內，以防灰塵飛入，在大夫正當銼骨之時，我突然想起幼年間，在北平群強報館內，曾見過一人沒有鼻子，而是以一個大洋錢，堵塞着那個大洞。

當時我很驚奇的問過義父戴老先生正一公：「爲什麼那人沒有鼻子？」當時戴公以很嚴肅的態度告訴我：「那是他作了壞事爛掉的。」（他指的壞事是不正當，生梅毒爛了鼻子），在我幼小心中感覺到那人一定是作了不道德的事，此印象非常深，所以始終不敢作任何不合理的事，誠恐鼻子會爛掉。又在我開刀前見過那一小女孩子，因開刀時手術不良而爛去了鼻子的隔牆，兩個小鼻孔變成了一個大鼻孔，這兩件事同時出現我的腦海中，這是多可怕的事呀，萬一大夫手術不好，那我的鼻子豈不要爛掉？別人一定誤會我作了壞事啦？

驚嚇過度發生休克

就是這樣一怕呀——當時就嚇死啦，因爲我是被蒙住了眼，我的神色緊張，那張氏夫婦雖然站在我左右，根本就沒看見，我緊張時雙手左右一摸，拉住了他夫婦的各一隻手，（後來據說我先拉得十分緊，把他們的手腕子全拉出印子來啦，後來就不拉，鬆了手）。

在我當時的感覺上，已然走在昆明市最精華的地方，金碧牌坊下，有家廣貨店門前，該時已是萬家燈火啦，我背着手正向內望，見有許多人購買物品，不斷出出進進時，我並未進去。

就在這個時候感覺到鼻子非常疼痛，此時紗布早已拿下去啦，睜眼一看仍然在手術台上，同時聽見他們說：「好啦」，原來我是被往事嚇死過去了，據說心臟也停啦，是大夫打了強心針才恢復了知覺，當時一陣心酸眼淚往下掉，說：「我剛才都死過去啦，你們全不知道。」

那位張太太說：「哎呀，你先拉着我的手好緊哪，已猜想你是害怕，後來你鬆開了手，以爲你不怕啦，到後來才發現心臟停止跳動啦，才打強心針的。」

以往我總以爲戲台上唱戲時，往往戲中人聽到一種可怕的事，一來「哎呀」之後就死過去啦，我總認爲是太過誇張啦，而不太相信，經過這一次之後才相信，有此可能被嚇死。這大概就是醫學界所稱的休克吧，講迷信說就是魂靈離體，跑到昆明的商業區觀望時，被大夫將那條藥紗布，塞進鼻子而傷口疼痛，疼醒過來。

我這還是小手術，如照普通一般情形開完刀，當時就可出院回去休養，隔天再來換藥即可，連換幾次藥沒事啦，可是我卻沒走，住進一最大的病房，一住就是一星期，在這幾天內還有個小插曲，有位觀衆已不記得那人姓名了，僅記得他是位富商，南方人想接近我沒有理由，就以喜愛小徒小哈哈爲由，且收爲義子，我們當然表示樂從，其年約五十來歲，收小徒爲義子本無可厚非，經常買許多東西來送給小徒，當然一定有我一份，他表示要買一二部卡車來送給他，賺了錢算哈哈的，（這大約是想做運輸生意吧），又是說已託人到上海去給小哈哈買鑽戒啦，總是說這種俗不可耐的話。

當我住院時他天天來看我，如果他不來時我有說有笑，有時候叫小寶拿塊鏡子來照我這副怪像，我的鼻子怎麼變成這樣大，被紗布和藥自鼻孔塞得連毛孔中的粉刺（污垢）全頂出來啦，好像是怪物，當然不希望人看見我這怪像才好，我很喜愛打鼓佬的小孩，他跑來我就高興了。

這位先生一來，我馬上就如同病發作啦一樣，本來除去鼻子的毛病而外，什麼毛病也沒有，他一來全身是病啦，幸好這間病房的窗子對着大門，只要是他由醫院大門一進入，病房內的人就會看的見，馬上我就蒙上頭往被裏鑽，裝着睡醒。

每次他一進醫院的大門，我這些小傢伙一定先看見了，馬上告訴我「他又來啦。」如果我是站在地上，我就很快爬上病床去裝病，或裝睡。他一來就坐很久，不看見臉不甘心。小哈哈相當

聰明，他怕我家在被裏太久了難受，小傢伙會出主意，拉那位先生出去買東西爲由，以便讓我伸出頭來透透氣。

我的鼻子雖然開過一次刀，左鼻孔內取出一塊多骨來，但是這打噴嚏的毛病仍然未能全好，一直是斷續地發作達廿年之久，後來任職臺灣鐵路局時，又生了一種怪病，才把這種打噴嚏的病抵住。

龍雲故鄉昭通之行

雲南省主席龍雲，雲南昭通人，其昭通家鄉的老百姓要給他鑄銅像，爲了慶祝盛舉而特請筆者演出，方表示光采，好像非我不可。這件事本人也覺榮幸，也可以算是名利雙收，我們這個團體到達昭通，住在老百姓家的一所大空房子，以其建築判斷，這家人很富有。當地出產甚豐，盛產錫以及五家皮藥、絲綿，還產麝子，這麝子很像小鹿，這種動物的皮子可以做夾克、也可做皮鞋。昭通很富裕，這裏的老百姓全知道龍雲主席的母親是位再嫁夫人，龍雲與盧漢是同母異父所生，而這兩個兒子全是雲南的土皇帝一般。

我們頗受歡迎，原定唱三天戲，結果被該處各方挽留，共計唱了廿多天，每天被人請客，記得有一次，是空軍某基地的大小軍官請唱戲，這一天我唱的「審頭刺湯」，他們每個軍官，須各燒一道菜，做出各種不同的口味來請我，他們各顯奇能，雖然全是鷄、鴨、牛、羊、豬肉之類，但味道確是不同，而且如同時光倒流，不是坐在桌子的四周吃，而是站着，或蹲着吃，每人都要

敬我的酒，我本來不吃烟酒的，這天是他們運來最好的茅台酒，盛情難却，僅僅嘴唇碰到酒而已，就是這樣已然是兩個半碗酒入了肚啦，那些位飛將軍們，全是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表現得那樣熱誠，活潑可愛，那麼多的人來敬我酒，實不勝酒力，覺得眼睛有點小啦，上眼皮同下眼皮，好像要連起來，到了台上如同腳底下踩着棉花似的。

如果不是我在幼年間下過苦功，這場「審頭」一定會出洋相，這齣戲用眼神的地方太多，我的台上眼神向被人稱讚的，總是我自己當成了劇中人，曾有人說：「就憑她這眼神，就夠她吃的啦。」也有人說：「要把她的眼神學來，那可真不容易。」可是這天的眼皮，實在無法抬起來，很想找個牙籤擰起來才好。

當我唱完啦，到了後台趕緊去問演湯勤的，「我在台上有沒有唸錯呀？」小花臉說：「並未唸錯，只是眼神比往日較差，但仍然比別人強得多。」我簡直不敢相信，會比別人強，自此而後再也不敢冒這種險了，在唱戲前一點也不敢碰酒了。

因前一天有了醉意，今天不想吃飯，好像生過病才好，叫佣人僅買一隻鷄來做湯，其他弄點素菜來吃吧，那知道廚子買來了一隻「人頭怪鷄」來啦，我從來就沒聽說過。

其形狀如人頭，下面生出兩隻鷄腳，頭在上，尾在下，普通的鷄是鷄頭與鷄尾平行的，這隻鷄頭、尾是上下的，圓圓的真不好看。沒敢吃，教廚子把這一怪鷄送到廟中去放生。我們要走的

當地人送了不少土產，自己也買了许多麂子皮及絲綿等，這次可以說是名利雙收。

奔波七省定居昆明

回憶自廿六年抗日日起，由南京逃至蕪湖，經蕪湖到漢口，過了個年，該年春即到湖南長沙，而至湘潭，經衡陽至桂林而柳州，在貴陽度過新年，該年即是廿八年之夏赴遵義，二個月後返回貴陽演至深秋，初冬赴昆明，又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，廿九年已開始了，春末夏初昭通之行，廿餘日之後回轉昆明，暫且定居於此。

承張氏夫婦代為介紹租房居住，逃難應聘，應聘逃難，逃了七省之多，我這個難民可謂是得天獨厚了，沒有受到金錢的壓迫，也未受到傷痛之苦，到處受人歡迎，隨地均可賺進鈔票，真是幸運，不能不感謝上蒼了。

昆明是雲南的省會，此時我就以此把他當作是北平，不搭班時也就安居在此，因這裏的風俗習慣，頗似北平，人情味也濃，禮貌也週到，這裏有許多人是明末清初即隨着吳三桂來的北方人，這裏也有旗人，所以一般家庭的禮節全像北平，譬如客人走啦，主人在後面送的時候會說：「您家慢請咯」，也就是如同北平人說：「您慢慢的走。」還有，北平人在一桌吃飯，先吃完的人必有的禮節是說：「衆位慢慢吃。」或者是說：「您慢吃」（這不是怕您吃快了會噎着而是禮節），那尚未吃完的人應當回答：「您吃飽啦？」或者是「您再吃點兒」，那先吃飽了的人也得問話回答：「我吃飽啦。」或者說：「不吃啦。」

昆明大部份人家，有鴉片烟床，因雲南所產鴉片就叫「雲土」非常有名，雲南人十之八九全會吸烟，來個客人也以此招待，如同普通人敬香烟一般，筆者幼年間在北方，曾見過非常講究的一套鴉片烟具，翡翠的烟槍嘴、象牙的烟槍杆，烟斗也是翠玉的，鴉片烟燈，底座也是銀製的，裝烟泡的盒子，也是以銀鑲寶石，一個大型的銀盤子，擺着以上所列的物件，每一樣均擦的亮亮的，旁邊還有把小茶壺。

用這套烟具的癮君子，當時他並不知吸鴉片有多大害處，只知道當時輪下來吸烟是一享受，就是我這不會吸鴉片的，看見那套烟具也是十分喜愛，但不敢嚐試。在雲南，雖然出產此物，沒見過好的烟具，全是普通的。

昆明真是四季如春，嚴冬時僅一件毛衣也能過冬，酷熱的夏天也不熱，很少人用扇子，這裏的人不愛洗澡，所以大部份的人，很可能在家裏或身上找出個虱子來，一點也不稀罕。

我住在張氏夫婦的樓下，我們時常一同去郊外逃警報，有一次警報響啦，許多人往郊外樹蔭下，或低窪處等待命運的安排，當日本飛機之聲由遠而近，大家即尋隱避處，一陣炸彈聲之後，顯得一點雜聲也沒有了，極靜約有十餘分鐘，大概敵機是飛走了，未被炸死的即探首觀看情況，傷者哀嚎呻吟之下，見一鮮血淋漓無頭的婦人，其手中仍抱着嬰孩正在啼哭，真是慘不忍親，我們全是膽小之人未敢將那嬰孩抱起，又不忍離去不顧，不知怎樣處理是好，這時候有一男子東張西望，一面喊叫一人名字，一面尋找的樣子，此

時他已發現了這不幸的事情，快跑了兩步到達屍體前，跪了下去抱起那嬰兒，我也撒下同情的眼淚。

吃蚱蜢治瘧疾妙事

在昆明時日本飛機不斷來轟炸，時常躲到郊外，這昆明好像對我不利，自五月初四開始就「打擺子」（瘧疾），一直打到八月節後，這幾個月當中簡直把我快折磨死啦，每天到時候準發作，人家不冷我冷，說個冷就冷得發抖，又不敢多吃奎寧，據說這種藥吃多了耳朵會聾，這瘧疾之症不發作時沒問題，當發作時，不是冷就是熱。

有一天警報又響了，帶着幾個徒弟隨着好友張家夫婦到郊區一個寺廟中去躲警報，這裏沒有敵人要轟炸的目標，比較安全，在廟的左近隨意走走，見有小攤子以及小飯舖，裏面有炸蚱蜢，此時有二人在喝酒，以油炸蚱蜢下酒，看他們吃得也很香，這種東西早年在天津時，就有許多人喜歡吃，我就不敢吃。

今天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也買了兩塊錢的蚱蜢，試着吃，不但不難吃而且還很香，我正吃的時候小徒弟們也走過來，讓她們也吃，女孩子不肯吃，倒是小哈哈敢吃，而且他說：「小爸爸，您多吃點，聽說這蚱蜢可治『打擺子』。」結果自那日吃過之後，我這打擺子的病真完全好啦，而且始終沒有再打過擺子。

不打擺子啦，叫佣人每天作一個氣鍋鷄，這是雲南的名菜，而且對身體有益，健康的身體就是無價寶，每天給徒弟們教戲，不唱戲時就要加

緊研究戲了，這叫作閒時製來忙時用，不能臨陣磨槍。

小哈哈學戲實在是快，凡是聰明的小孩，一定頑皮，當我不在的時候，他們也要造反似的，他們唱京戲玩，也演話劇玩，這個小傢伙要求他師姐，替他向劉家的小女孩，借來一件小旗袍，把他扮成了一個小女孩。又借了一雙高跟鞋，很像個小女孩（那個時候的社會雖然是很小的女孩，穿旗袍的可不少）。

房東劉先生還替他拍了照片（現在仍然保存），小傢伙擺出的姿態十分像一位賢淑的大女孩子。

開餐廳賠本的由來

這些孩子們玩得正興高采烈時，有位胖嘟嘟的四十來歲的男士找上門來，這幾個徒弟全見過他，此人乃是我在南京時，因拜在張如山老先生名下為義女時認識的，他是張老先生的清門徒弟，大家稱他為王大哥。

提起這位先生還有個小笑話，那年我初次應聘到貴陽時，這位王先生及二位劉家模先生，也是張家的門人，他二位也逃難到貴陽，我過去只知他們是張家義父在南京夫子廟的都益處飯館內的領班，他真正的名字我並不知道，當他們到了貴州，承他們的情要替我保鏢，看劉先生的相，很是位精明能幹的人。

這位王先生似乎是個目不識丁者，因筆者曾問：「請教王大哥，您的台譜？」他有點着急的樣子，以山西人的腔調說：「大妹子，我們是想替你保鏢，你怎麼讓我抬土哇？」這時我正喝了

一口茶，還沒嚥下去呢，聽到他這一答，差一點我嘴中那口噴到他身上，他不知道我是笑什麼呢，我趕快拿手帕子擦去身上的茶，告訴他說：「我不是讓你去抬土，是問您台譜，台譜就是問您的大名。」他又皺了皺眉說道：「我沒有大名，只有小名叫王德維。」他以山西人的腔調來解釋：「餓（我）叫王德維，這個王字餓（我）會寫，這德維兩個字，餓（我）不知道怎樣寫的。」

筆者告訴他：「你這德維二字，我想大概：應當是道德的德字，這維……應該是四維八德的維字。」說着即以右手中指，在茶杯中沾了一點水，在桌子上寫出這德維二字來給他看，他看了半天，又皺着眉頭說：「你寫清楚一點嘛！我看不懂。」我暗想，對啦他不認識字呀。於是我拿了一小張紙，以筆來寫正楷「王德維」三字，並對他說：「以後如有人問你的大名時，你就說，姓王，是三橫一豎的王，德是道德的德，維是四維八德的維。」

他皺了皺眉，似乎嫌我說得太多啦！仍然弄不清楚，他突然靈機一動，似有所悟笑道：「餓（我）去印張名片來。」我也笑啦「對啦，你去印張片子，就免得煩啦。」說完了之後就給了他一百塊錢，「這個你拿去用，花幾塊錢先印張名片。」自此而後他正名為王德維啦（勝利後他自己回到南京，當起汽車行的老闆來，又改名為王正山）。

在這期間我並未按月給他報酬，僅僅不斷接濟而已。（後來在臺灣仍不斷接濟他，最後我對他很滿意，因他引誘外子胡為，替外子找女人

，介紹酒女、舞女，後有詳敘）。

這次他來找我，經他三寸不爛之舌，我就拿出了七千二百塊錢頂下一家飯館，連進貨的錢，總共一萬塊錢，開起飯館當了「大都會」餐廳的老闆來啦，我這個老闆當的真窩囊，也沒去點過貨，也沒查賬，也沒好好請過客，就憑他一句話，沒有多久錢就賠光啦，宣告關門大吉。

自此而後有了警覺心，沒有經驗的事不要做，任何事件不可全信賴別人，一定要親自着手或督導，免得吃虧上當。

因沒唱戲，除了自己研究戲劇而外，教徒弟後空下時間來學習雕刻圖章，向雕刻家王星鈞先生那裏學了一點，買了許多石頭，以及刻刀多把，也不知我這左手大拇指上出了多少血，像樣的圖章沒幾塊，一點成就也沒有，白白的挨了好多刀，傷口留下了痕跡，大概是沒這份天賦吧。

曲靖雖小賣座很好

雲南省內有一曲靖，離昆明甚近，這裏正在建造一條鐵路，所有的高級人員全是北方人，大部人全知道我，且看過筆者的戲，這曲靖因地方不大，連一家戲園子也沒有，僅有一演戲班，偶然演唱，那些外省人又看不懂也不喜歡看，後來那些鐵路人員與演班老闆劉少卿商議，他們要劉老闆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班合演。

那位劉少卿先生是滇班頭牌老生，他的太太是唱滇戲青衣的台柱子，本人起先嫌曲靖地方太小不肯去，但是劉先生帶來了一大批當地有聲望的士紳官員的信，這許多信中不外乎是些老觀衆，全希望我去唱。

爲了人情的包圍，又因帶了一大批傍角人，不唱戲又怎麼辦。若是去，他們那裏連個旦角都沒有。包銀也沒人出得起，只好分賬的方式，以三七分，我方三成，院方分七成管接送，管吃住。

昆明到曲靖距離不遠，幾個鐘點就到啦，住在客棧裏面，老伶工孟燮卿先生一家三口，住一最大的房間，與筆者的房間正對門，我用了三間房，包括場面及伙計人等住用。

老關仍照慣例請吃下馬宴，聚豐園是曲靖惟一像點樣的飯館，兩天後就得自己開伙燒飯吃，院方僅供米麵，這家旅館在城內，戲院在城外僅數十步之遙，第二天到戲院內看看地址。

這個戲院的設備，是我自唱戲以來所見設備最差的一家！您別看設備不好，生意可真不錯，每天客滿，劉老關高興啦，觀眾滿意啦，我可慘啦，唱的全是光桿戲，連個南陽關的夫人都沒有，珠簾寨的二皇娘也找不到。

如唱珠簾寨這裏面的二皇娘也得由我來教，有時候找演班人員來學，筆者那三個徒弟就是派不上用場，她們實在學不會什麼，真是祖師爺不賞飯吃，有時候鐵路員工也來幫忙演個旦角，我實在演煩啦。

改演旦角也受歡迎

筆者一連演了半年光桿牡丹的戲，想不唱啦……別處也無班可搭，再者這裏生意很不錯，有一天我正同江南的名坤丑及彩旦胡素雲女士閒談，因胡女士人好，她身材不高也不矮是個胖子，品德好，藝術更受內外行稱讚，且大家尊稱她姨

老娘，這個名稱的來源本人不太知道，有一日同她談天兒，談到以前我唱過許多次反串旦角的戲，如「打花鼓」、「五花洞」、「雙搖會」的大奶奶、「叭蜡廟」張桂蘭，我還有一齣最拿手的戲「對金瓶」中的花旦蔡文琴，這齣自我唱過而後別人就不敢唱啦，變成了我私房本戲啦。

這位胡素雲女士經我這一提，她拍手叫道：「好哇，你唱一次反串戲吧！」她說了緊接就說：「你唱穆柯寨吧，好不好？」筆者說：「我不會呀！」胡女士說：「我會，我來教你。」筆者說：「好哇！」她又說：「有個條件，你要請客在聚豐園吃飯。」我說：「沒問題。」胡又說：「吃完飯，同我打牌。」

這位胡女士知道我喜歡打牌，故而刁難我，爲了想學這齣戲，只好說：「好，我就同你打牌。」說到這裏，正好劉老關夫婦跨進門來，接上筆者的話「我倆也湊個角兒（牌腳）」，他們的來意真是想打牌玩。

這位大家的姨老娘笑咪咪地向劉少卿招手說：「快來快來，有個好消息，我由北平替你請來一位旦角。」這個演班的老生，也笑了說：「那有這樣好的事。」胡女士把方才我倆說的話向劉君說明，而劉老關笑得嘴都合不攏了說：「怎麼，郝老關答應唱反串穆柯寨的旦角，那太好了！」他又問：「什麼時候唱？」那位胡女士轉過頭來問筆者：「郝老關，咱們大後天唱，可以吧？」筆者暗想大概沒問題「好吧，是誰的楊宗保？」那姨老娘說：「讓你大侄子，馬凱環學楊宗保」。結果我苦學了兩天，一貼出此戲來就滿啦，

連個站的地方全沒有啦，觀眾們這份高興啊，真是掌聲不絕於耳，自己也覺得好美呀。當一套快槍打完啦，一亮像緊接着又是掌聲如雷，（可惜那個時候台下沒人給我照像，這是個很好的鏡頭）這位大眾的姨老娘胡素雲，面帶笑容地一面罵，一面笑說道：「喝，還叫好兒哪，您們來瞧我們這位郝老關的那條腿，往那兒抬哪？」

觀眾們根本沒注意我的腿往那抬，可是台上、台下以及上下場門站滿了人，其中那位年高德高的孟三爺孟燮卿也想笑出來，這個時候筆者才想起來，今天我是唱反串戲，不是演本工老生戲，怎麼打完了「快槍」把腿往前抬亮像呢！且角應該往後抬腿呀。而後腳尖着地一抬手亮像才對呀。我自己也忍不住想笑了，而沒敢笑，不能給自己抖漏子，雖然台下有許多懂戲的，但是也有許多不懂戲，僅是看熱鬧，絕不能笑，若是一笑就是那不懂戲的人也會知道我的腿抬錯了，所以在台上不能笑場。

這齣戲唱下來頗得好評，且唱過許多次，因每貼必滿，不唱不行，因為時常有許多觀眾來信煩演，這不是我真唱得好，而是實在找不出個旦角來。

名票李鶴隱過戲癮

有位運輸業老關李鶴隱先生，是位鬚生名票，能戲甚多，他經常自己駕車領隊，往返於四川、貴州、雲南等地載運貨物，這曲靖是他常到之地，到此必然聽戲，而且必然住在我們住的這家客棧，彼此均認得了，頗有意唱一次，本人也希望他唱，他唱我就可以休息一天，可是他不敢單

獨唱，非要拉着我不可。

我曾同他開玩笑說：「我們這班是和尚廟，不是姑子庵」表示全是唱演男生的，筆者很想成全他唱一次戲，李想唱「武家坡」的老生。筆者告訴他說：「我不喜歡薛平貴這個人，因王寶釧對他那樣好，一個相府的千金嫁給他這叫花子，在寒窯受苦十八年，而薛平貴到西涼去打仗，被代戰公主擒去招親，當了番邦的駙馬爺，當他接到鴻雁帶來了王寶釧給他寫的血書，方想起回國，當他見着他受苦的妻子，並不即時上前相認，反而要調戲她，如果不為他守節，就一劍將她殺死，還要將她首級帶回西涼去見代戰公主。幸好王寶釧是個節烈女子，不然的話豈不作他劍下之鬼了嗎？這個人可以說是太沒良心啦。」

李鶴隱先生覺得筆者說的有理，同我商議怎樣改正，我告訴李：「你把後面幾句刪去，僅唸至待我調戲她一番，有何不可。」這樣比較稍微好一點。總而言之，這齣戲我是不喜歡，李先生見我不喜歡這個戲，他又想到了一齣「法門寺」來，他想唱趙廉，本人反串宋巧姣，孟老師演劉瑾，胡素雲的賈桂，總算他如願以償，過了戲癮啦，送我許多禮物，其他角每人也有一份，又在聚豐園請大家吃飯，孟三爺是吃長齋的，改送檀香末一斤，這場戲唱下來是皆大歡喜。

雲南雜憶
觀衆歡喜的是又看見筆者反串青衣，戲園老闆歡喜又賣個滿堂，多賺進幾文老漢票（雲南的鈔票），孟三爺正需要的是檀香，否則快要接濟不上啦，因為曲靖不產檀香，筆者喜歡的是初次過了青衣癮（唱一大段慢板）。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 柒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、于右任、葉德輝、王壬秋、易實圃、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，包羅萬象，美不勝收。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著
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三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